



读《作家文摘》
品五味人生

吃猪脑

1975年5月,为了给艾青治眼病,我们来到了北京。当时我们住在西单背阴胡同,附近有一家熟食店。艾青上街散步时,常带回来他喜欢吃的肉类食品。他最喜欢吃的是猪脑,说猪脑又软又香,比豆腐好吃多了。

有一天,我无意中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,说老年人不宜吃动物内脏,尤其是不宜吃猪脑,说猪脑的胆固

06 我和艾青的故事(二)

醇比心、肝、肺高几倍,甚至十几倍,看了这篇文章我吓了一跳。艾青在新疆石河子检查身体时,医生就说他的胆固醇高,现在他三天两头吃猪脑,这不是在自杀吗?

我把报纸拿给艾青看,他说:“这种文章叫人越看越糊涂,还是不看的好。”又说:“同样一种东西,这篇文章里说要多吃,过了些时候,又有一篇文章说,这种东西要少吃,甚至不吃。妙就妙在,两篇文章里,都说出了吃与不吃的道理。”他问我:“你说,该听哪篇文章里的话?”

我提醒他说:“你的冠心病帽子在新疆时就戴上了,生命的警钟已经敲响了。”

他说:“你不要吓唬我,现在除了那顶该死的右派帽子,我什么帽子都不怕了。”

我苦口婆心地劝他,他就是听不进去,还时不时地把猪脑提回来。

他还很有理由地说:“我的牙不好,能吃的东西不多了。”

艾青的牙确实不好,我体谅他。但是一想到猪脑里的胆固醇高,会殃及他的生命时,还是不能任他吃下去。

我说:“艾青,我不想和你讨价还价了,今天是你最后一次吃猪脑了。”

他没有吱声,也不知他听清楚了没有。

没过几天,艾青又提着猪脑回来

了。我想,对于这个顽固分子,得采取行动了。我从桌子上拿起那包猪脑扔到垃圾桶里了。

艾青发火了,大声和我嚷嚷,说我太厉害,管他管得太过分了,说他就是今天死了也不算短命。他说完一连串的气话,到垃圾桶跟前看了看,转过身来发现我在流泪。

他冷静下来了,过了一会,他说:“你不要哭了,我知道你不叫我吃猪脑是为我好,以后我不买了。”

随着时间的流逝,关于吃猪脑引起的不快,慢慢地淡忘了。然而,十几年后,被我忘却了的事情死灰复燃了。

有一天,司机霍志华拉着艾青去黄土岗看花回来,说中午饭不吃了。我问他在外边吃了什么东西?他说喝了碗奶酪。我说光喝奶酪能顶饭吗?他笑了,说还吃了点儿别的。他越不讲明吃了什么,我就越问。

他说:“人,想吃什么,大概身体里就缺什么,缺什么就补什么呗。”

这时,我忽然想起以前他爱吃猪脑的事,就追问:“你缺什么?补什么了?”

他被我逼急了,说:“你不是说我的记性不好吗?我想该补补脑了,就吃了猪脑。”

又是猪脑!让我烦心的事又来了。

我说:“你吃的是猪脑,猪脑补进人脑子里,人脑不就变成猪脑了吗?”我来了气。

他说:“猪脑就猪脑吧,我成了猪,你一定会是个模范饲养员。”

艾青又说:“你还记得我们在石河子时的邻居何科长吗?医生说他的胆固醇高,就因为这个怕吃,那个也怕吃,人越来越瘦。他给自己的限制太多了。也不知道现在他的身体怎么样了?”

我说:“十几年前的事,你都记得那么清楚,可见你的记忆力很好。”

艾青说:“大概是补脑补的吧。”

艾青希望我对他吃猪脑开绿灯。我的态度是:不管他怎么说,红灯也永远向他开着!

艾青说:“高瑛呵,我现在是不是成被‘管制分子’了?”

我说:“你要是想受‘管制’,除非把我休了。”

他说:“我知道,我是斗不过你的。你反对我喝酒,我不喝了;你反对我吸烟,我戒了;你反对我吃猪脑,我十来年没有吃了。我抗争的结果还是向你举起了白旗,我真的成了‘妻管严’了。”

我说:“你拍拍良心问问自己吧,我的苦心是为了什么?”

这时,艾青把右手放在左胸前,摸来摸去地说:“坏事了,我的良心不是被狗吃了,而是被猪吃了。”

我听了哭笑不得。

(高瑛)
(摘自《作家文摘 20周年珍藏本》)



关注生存
关注养老

30 伟贞:不相爱结什么婚

这天,老太太坐在窗户下面的摇椅上,二琥在一旁小凳子上嗑瓜子,伟贞给老太太梳头发。

“妈的头发就是好,到现在还没白完呢,黑的还不少。”伟贞仔细地拨动着她妈的头发。

“还不老呢,都老废物了。”老太太说。

“妈!瞧您说的。”二琥插话。

“我说得不对吗?你都是快要抱孙子的人了,更别说我这个老太太了。”老太太咳嗽一声,接着说,“还有你,老三,是不是也应该有点改变了?”

“改变什么?”

“嫁人,结婚!”老太太说完猛咳了几声。二琥忙上前拍老太太的背。

“妈!”伟贞绝望地叫道,“能不能不要每次都提这个话题,再这样我以后不来了。”

“没人让你来,你现在就走!”老太太几乎要从椅子上跳出来。

二琥上前说:“小妹你就少说几句,妈血压高,这回头妈有个三长两短,春梅他们又要怪我了。”

伟贞不说话。老太太接着说:“上次你在家晕倒的事二琥都告诉我了,你还不吸取教训,你这样下去只能是一个人在家里老死。谁来给你养老?谁给你端茶倒水?”

伟贞又要反驳,二琥忙递眼色给她,抢着说:“小妹,妈都是为你好,你不要不听,不然以后吃苦头的还是你。”说

完就把伟贞往外拉。

拉到卧室,关上门,二琥才说:“小妹,你不知道妈现在情绪不稳定啊,偶尔她老人家还做些傻事,藏个瓶子锁个箱子什么的,全家谁不让她三分,孝顺孝顺,最重要的一个是孝,一个是顺,你得顺从,不能顶嘴。”

伟贞说:“我的老嫂子!不是我不顺从,关键是每次都是这话,好像这世界除了这事儿,就没其他事了。我单身,我就成社会公害了,谁都能来说我一下,刺我一下。”

二琥说:“谁说你了,谁刺你了,除了妈,还有你哥哥嫂子,谁管你单身双身,你生病了,人家更不会管你死活,只能是你一个人在家里受罪,都是为你好,都是爱你,为你着急。上次那个郑先生,那么好的条件,又没结过婚,年纪职业和你也都般配,你愣说不行,真是老天都无法开眼了。”

伟贞忙说:“我的亲嫂子呀,不是我说他不行,是他真不行,我跟他结婚,对我一点儿好处没有,反而拖我的后腿,我还得当怀孕工具,当老妈子,我何苦呢?”

二琥说:“女人需要付出,做女人跟打麻将是一样的,你永远不能指望自己拿到一手好牌,重要的是你要能把一手坏牌打好。”

伟贞笑道:“我没有信心,但你似乎也没有打好。”

“所以我把经验教训告诉你呀,我的老妹妹。”二琥认真地说。

“那也得有好的才行呀。”

二琥拍拍胸脯说:“下次我保证给你介绍个好的。”

“拭目以待。”伟贞说,“不过我对婚姻养老不抱什么信心。”

二琥说:“为什么?”

伟贞说:“如果结婚仅仅为了养老,那也没意思了,不如找个保姆,免得费心。”

二琥说:“一听就是没结过婚的人。我跟你讲,结婚不是说都是搞什么浪漫的恋情才结婚的,不是说你爱我、我爱你才结婚的。”

“不相爱结什么婚?”伟贞反驳道。

“很多相爱的人未必就能结婚,爱是感觉,结婚是现实,很多人是结婚后互帮互助的,出于多种考虑,有些人刚结婚时可能没有爱情,但到最后必定有感情。你听嫂子一句话,你自然有福气。”

伟贞说:“那结了婚又离婚呢?没准还分一半家产过去,结果你的养老指数变得比以前还低;又或者男方先去世了,你说呢?都说不定。”

二琥说:“你要这么说就没意思了。”

“这不是你让我这么做的吗?找个人结婚,以后老了有个伴儿。”伟贞打趣道。

(摘自《熟年》伊北 著)
(本连载结束,敬请关注下期连载)